

蒋靖/著

石头剪刀布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Soochow University Press

石头剪刀布

蒋靖 著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头剪刀布 / 蒋靖著. — 苏州: 苏州大学出版社,
2018.4

ISBN 978-7-5672-2378-3

I. ①石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60728 号

石头剪刀布

蒋靖著

责任编辑 金振华

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: 215006)

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

(地址: 镇江市黄山南路18号润州花园6-1号 邮编: 212000)

开本 700 mm×1 000 mm 1/16 印张 18.25 字数 261 千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2-2378-3 定价: 50.00 元

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本社负责调换

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: 0512-65225020

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sudapress.com>

1

东庭县的父母官们：

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南头镇最近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。说的是在上个月的镇人民代表大会上，有几个我们老百姓并不看好甚至有点讨厌的人，竟然作为候选人高票当选上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他们凭什么呢？凭的是他们手里大把大把的“老人头”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拿了他们钱的代表都画了这几个送钱人的圈。没钱没送的候选人，只能望圈兴叹，名落孙山。此事是真是假，我们只是听说，但还是想告诉你们一声。你们相信的话，就赶紧派人来查；如果不信，就算我们白说！（我们不会上网，也就没有人肉搜索）

南头镇部分爱管闲事的人

2011年5月1日

这封用电脑打印的一百来字的匿名举报信，此刻正放在东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叶正凡跟前的茶几上。

他已把这封信看了两遍。头遍看时有点忍俊不禁，心想那几个写信的还真有点文采和幽默感。可再看一遍后，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。他暗暗敬佩写信人的聪明和智慧。如今什么都得有创意，写举报信也得与时俱进，老干巴巴的几句，还真没人感兴趣。

想到这，叶正凡默默地看了看坐在他对面沙发上正低头抽着烟的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刘树清。从他走进这间办公室到现在，刘树清只对他说了句话“叶副部长，你先看看这封信”后，就再没说第二句话。而他跟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横躺了半缸子烟头，满屋的烟雾把不抽烟的叶正凡呛得直咳嗽。可刘树清还在抽，一脸铁青。

叶正凡知道，刘树清在等他说话。而他想，我说什么呢？你一大早把我叫来，我就是来听你的，这早已成了习惯。可今天情况迥异，这位一向处事果断、雷厉风行的昔日老山自卫反击战的突击营营长，怎么一

下粘糊起来了？是看不懂这封信？而要我这个中文系大学毕业生过来破解其意。笑话，那太小看堂堂常委组织部长了。那又为什么呢？

这时，刘树清又直直盯了叶正凡一眼，这一眼像是命令他，叶副部长，你今天必须先开口！

说就说吧，反正早晚要说的，可说什么呢？叶正凡犯了难，他下意识地又拿起那封信，再仔细看了一眼，目光突地停留在了信的最后一句上。有了，我就这么说。

刘部长，我信。

你信？

对，我信。

信了又怎样？

查！

查？查什么？查个屁！突然，叶正凡听到一声吼叫，他以为听错了，禁不住回头看看紧闭着的门。

看什么看？没别人，这话是我说的。怎么？你听不懂？刘树清还是大声说道。

叶正凡这才理解什么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他呆呆地坐着。

你倒是说话呀，我的叶副部长！刘树清显然放缓了口气，脸色也好看多了。

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还要我说什么呢？叶正凡苦笑道。

这就是你的意见？刘树清瞪大眼问。

是啊。可你……叶正凡不想把话说完。

我怎么啦？难道我错了？刘树清嚷道。

你没错，说不查就不查，我听你的。好像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吧。叶正凡认真地说。

这时，刘树清忽地站起身离开沙发，走到地中央摊开双手忿忿地说，你说这事窝囊不窝囊，一个书记，一个副书记，一个要查，一个不要查。你说这仗，不，这事怎么办？他这副模样还真有点像电影里那些被描写成焦头烂额、不知所措的军队指挥员。也许他在老山打仗时，作为突击营的营长也曾碰到过类似的烦恼。

叶正凡终于恍然大悟,急急问,你是说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对这件事意见不一?

刘树清点上烟叹口气,说,冯书记不同意查,郝副书记却坚决要查。

刘树清说的冯书记是县委“一把手”冯天同,而那位郝副书记就是郝一苗,他还兼任县纪委书记。作为军队转业干部的刘树清对官员职务的称呼,始终保持部队传统,是副职绝不会去掉那个“副”字,十多年了一直没变,也让周围许多人不爽。

两位书记各自的理由又是什么呢?叶正凡不假思索地问。

刘树清反问道,你是问不同意的理由?

叶正凡点点头说,那当然,同意的意见总是冠冕堂皇的,这还用问?

我也问啦,可他就是不明说,在电话里还骂了我一通。说什么,刘树清啊,亏你还是组织部长呢,连这种搞笑的信也都信?我说,信是写得有点那个,可这事出在南头,为谨慎起见,还是认真查一查的好。他反问我,南头怎么啦?我一时语塞。接着,他就发老板脾气了。刘树清吐出一口浓烟,脸色更难看了。

叶正凡知道冯天同的脾气,在他说过话后,他不喜欢属下多问为什么。他希望笑脸和赞扬,反对的意见没有了,自己仿佛众星捧月一般高高在上。不过,叶正凡很不明白,在当下依法治国、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,有人举报贿选这种严重问题,作为县委“一把手”,在纪委书记、组织部长坚持要查的情况下,却持反对意见,真有点不可思议。

刘树清看出了叶正凡惘然的神态,不由感叹道,别说你了,就连郝副书记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呀!叶副部长,这事难啊!

叶正凡试探着问,刘部长,这么说,就不查了?

不!要查!他说南头怎么啦?我看南头就有戏。你想想看,群众写举报信都不敢用正常话语表达了,还不证明那儿正有着万马齐喑的阴影吗?我反复推敲过了,信中所言决不是空穴来风。但不查,你无法证实。查了,才能水落石出!刘树清斩钉截铁地说。

叶正凡有些担忧地问,这行吗?要是……

没那么多要是,刘树清打断说,我们干,不听他的。

叶正凡劝道,他总是“一把手”,还是谨慎为好。

刘树清眼神里突然闪出一丝狡黠说,你知道吗?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理由。这个理由也不是现在想出来的,而是有一定佐证的。记得我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,有一次跟官场一位高人喝酒。喝到半醉时,他半开玩笑地问我,老弟,你知道在官场怎么做事吗?我想了想说,这还用说,那当然是按领导意图去做罗。他说,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我问你,如果你是“一把手”,在一个部门也算有职有权可以做点事了。可你还有上级,有分管领导,有最高领导,行事之前你该怎么办?我想了想说,那当然得逐级汇报哟。他笑了笑说,你又只说对了一半。我干脆不搭他的话了,随他说。他喝了口酒诡异地说,你想做的事千万别先汇报,万一其中有一个领导不同意,你就做不成。因为你得服从呀!我忍不住打断说,如果最高领导同意了昵?他摇摇头说,那也不行。我更纳闷了,急着问,这又为什么?他一本正经说,你这是在制造矛盾。你想想看,如果你只听“一把手”的,以后你再向分管领导汇报类似情况,他一定会这样说,你不是喜欢跟老板汇报吗,那你还跑到我这儿干啥?一句话就把你噎死。相反,有些事你不想做,特别是与你本部门关系不大,又吃力不讨好的事,你赶紧编好各种理由向各个领导汇报,只要其中一个领导同意你不做,你就有挡箭牌了。听他这么一说,我简直醍醐灌顶,可惜一次也没用过。

这么说,你要尝试一下啦?

对!

行吗?

一定行!

如何查?

秘密查。

你准备派谁去?

你!

我?

只有你去最合适,非你莫属。

我看还是让朱副部长去吧,他分管选举这摊子。

正因为他分管这摊子才不能去,目标太大。

行！我去！

刘树清点燃一支烟郑重地说，正凡啊，你答应去，我很高兴。但我并非没有担忧。当我看到这封举报信时，我就像看到从南头那边飘来一堆乌云，还夹着阵阵闷雷和闪电。你知道，南头镇是我县的经济重镇，一年的财政收入占了全县的半壁江山。各种先进荣誉满墙挂着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同时，南头镇又是罗大杰经营十多年的“根据地”，各种人脉关系盘根错节。他还是县委常委、省人大代表，头上的光环数也数不清。如果查实信中所说确凿无疑，不管罗大杰是闻所未闻还是闻而不问，他都逃不了干系。你去明查，他一定不悦。你去暗查，他敏感的神经一定会做出不寻常的反应。这可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因而我想，你这次去，除了要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担当外，还要讲究一定的策略。说心里话，我之所以要你去，是想到了你是组织部的老人马，从科员干起，十多年来一步一个脚印，既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，又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。你去，我放心。

听着刘树清这番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，叶正凡心里五味杂陈。是啊，他隐隐感到此次南头之行，一旦摊牌，必定引出各色人等的千姿百态，或黑脸，或白脸，或红脸，或哭，或笑，或怒，或骂。而自己，不，应该说还有他，既要拉开这台戏的帷幕，又要陪伴各种角色登台表现，演好了怎样？演砸了又怎样？我不算什么，可他不同。

刘树清琢磨出了叶正凡的心思，他换了一种口气婉言问道，正凡，你感到难吗？有话直说。实在不行，我另作安排。

不，我去！叶正凡再没犹豫，挺挺身子说，我只是想问，我该如何去？既然暗访，总不能开个介绍信去吧。

哈！哈！这我早就考虑好了。前些日子体检，你不查出了个什么神经衰弱吗？这次你就以公休假的名义去南头疗养院疗养。住下后伺机行事。这样不会被人十分注意。我有个战友叫丛林的在那儿当后勤科长，有什么难事就找他。这人十分可靠，是我的铁哥们。正凡啊，此次南头之行不说凶多吉少，也免不了会遇上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好在现在交通、通讯发达，有事随时联系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另配了个手机，有事跟我联系就用它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你曾说过，

你是在南头中学上的高中。怎么样,那里还有熟悉的人吗?

这时叶正凡笑了,不无感叹地说,有啊,罗大杰就是我的同班同学。我们之间早就有过较量了。

听罢,刘树清一怔,喃喃地说,那正巧了。

就在两人说着话时,忽听有人敲门,刘树清忙收起茶几上的举报信,喊声,请进!

进来的是部办公室主任,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,见了叶正凡忙打招呼,叶部长,刚才有人上你办公室找你,见你不在就回去了。

叶正凡忙问,是谁?

主任说,一个拄着手杖的老头。

叶正凡又问,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,找我有什么事吗?

主任说,我问啦,可他什么也没说。哎,这老头真怪,穿了件中山装,那白胡子比我头发还长。说完,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叶正凡跟刘树清对视了一眼,彼此双眉紧锁了一下。

2

我说你这个吴胖子啊,今天怎么搞的又迟到啦?罗大杰拉长脸朝站在走廊中间的党委组织委员吴国兴问道。

我……我在路上遇见了几个群众,他们问我……矮胖的吴国兴抹额头的汗申辩着,显然他是急急赶来上班的。

群众?什么群众,怕又是告状的吧?罗大杰打断吴国兴的话不屑道,我问你,你负责的几个招商引资项目落实得怎么样了?

这……吴国兴迟疑起来。

你不说我也知道,又是无可奉告。我告诉你,招商引资是党委工作的核心之核心。要是完不成任务,今年的年终奖就泡汤。人家都能完成,怎么就你老拖后腿?罗大杰眯缝着眼瞅着吴国兴,那眼神有点冷漠。

可我也没闲着,条线工作总不能不管吧?最近组织部催着要报中

青年后备干部名单,我正在各村、各单位跑推荐,开座谈会征求意见,忙得脚跟都碰上屁眼了。吴国兴又抹了把汗无奈地说。

又是名单?党委都讨论定下了,还征求什么意见?罗大杰不耐烦地咕嘈道。

现在上面要求的程序很严格,规定动作很多,一步也不能少……吴国兴连忙解释。

用不着你给我上课,我是县委常委,难道连这个也不懂?告诉你,条线工作再重要也不能压经济发展。经济上不去,GDP上不去,我们南头镇什么都不是。罗大杰蛮着劲打断说。

罗书记,你好!

两人正僵持着,走廊一头传来一个女人响铃般的喊声。

罗大杰和吴国兴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,只见一位三十多岁,衣着鲜亮,身材高挑的漂亮女人朝这边走来。女人身后跟着一个高个子男人,罗大杰和吴国兴一眼就认出是华康集团董事长黄志华,而对那女人是陌生的。

那女人走到罗大杰跟前伸出手,大方地说,罗书记,怎么不认识我啦?

罗大杰迟疑地伸出手,那小眼睛一下子变大了,你,你是?

老板,她就是俞娜啊!黄志华抢先介绍说。

俞娜?罗大杰一边握住那只粉嫩而又温存的手,一边在脑海里寻找着对这个面生女人的记忆。可他似乎没想起来,他这辈子接触过的女人太多了。

你罗书记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怎么想不起来了?今年年初在省里开人代会时,祁市长请你吃饭那次……俞娜微笑着提醒说。

喔,记起来了,记起来了。你就是祁市长的秘书俞主任。罗大杰这才从记忆的胶卷里找到一张有点模糊的底片。

如今俞主任到省委组织部任职啦!黄志华喜滋滋地说。

当部长啦?恭喜呵恭喜!罗大杰握住那只有点舍不得放下的纤手,用力摇了摇说。

哪里,哪里,只是个副处长。俞娜感觉到对方的手指有点邪意,忙

抽出手，不好意思地说道。

处长也是长，组织部的处长可不一样，含金量高着呢。罗大杰手虽松了，可还有点依依不舍，连忙恭维道。

罗书记，还不快请俞处长到办公室坐去。黄志华不失时机地说。

罗大杰这才请俞娜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一听俞娜是组织部的人，这时他才想到了吴国兴，可朝四周一看早没了他的人影。

一进门，黄志华殷勤地忙着为俞娜让座沏茶。俞娜矜持地坐下，双眼很自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突然像发现什么新鲜事似地惊奇道，哎哟，罗书记，你这办公室也太寒碜了吧，怎么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？我去过一些欠发达的乡镇，他们领导的办公室都比你的强，有的简直就是土豪派头。想不到啊，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有这么俭朴的领导办公室，真让我感动。

罗大杰笑而不答，恭恭敬敬坐到她对面。

黄志华一边把罗大杰的茶杯放到他跟前，一边抢着回答，俞处长，你真说到点子上了。我们南头镇在罗书记领导下，正可谓超常规发展，日新月异。可多少年了，他的办公室一直十分简陋，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去年大家左劝右劝，他才同意简单装修的。

是啊，我常听祁市长提起罗书记，他说，如果我们有了几百个像东庭那样的县，有几千个像南头那样的乡镇，有几万个像罗大杰这样的基层干部，中国的现代化就大有希望超前实现啦。俞娜再次有感而发。

黄志华和俞娜提到的那位祁市长，正是罗大杰朋友圈内的一个重量级人物。他就是现任省城市长的祁年旺。如今俞娜把老朋友对自己的点赞不加掩饰地说给他听，罗大杰自然十分舒心。但他又分心着另外的事，看上去这位俞处长跟祁年旺的关系很不一般，可怎么在祁年旺那儿很少见到她？还有，这黄志华又是怎么贴上她的？看成色怕不是一次两次的交道了。

罗大杰眯着小眼这么想着，却又听到俞娜说道，罗书记，我今天来有件事想找您……

慢！罗大杰冷不防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黄志华打断说。

罗大杰这一举动让俞娜很是不解，可又不得不把话咽了回去。好

在黄志华一瞬间已经领会了罗大杰的眼神，忙站起身知趣地朝俞娜笑笑说，俞处长，你们谈，你们谈。他边说边退了出去，还顺手带上了门。

黄志华一走，俞娜很想跟罗大杰说，黄志华也是祁市长的朋友，你叫他在这个时候走，不免有点让他难堪。可转眼看到罗大杰仍阴着的眼神，也就有了某种察觉，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她从坤包里拿出几张纸递给罗大杰，小声对罗大杰说，罗书记，这是祁市长让我带给你的一封举报信的复印件。

举报信？什么内容？罗大杰刚想伸手去接，却又条件反射般地缩回手警觉地问。

你拿去看就知道了。俞娜倒很坦然地说。

罗大杰这才接过材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，戴上老花镜看起来。看罢，他没吱声，而是透过镜片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了一眼跟前的这位女处长。他心想，看来这位祁市长还真会金屋藏娇。他知道祁年旺身边的女人不要太多！有真心想贴上去的，也有逢场作戏的，林林总总像一群群花蝴蝶整天飞在那位过早秃顶的“祁大哥”头上撒娇嬉戏。可眼前这位却成了他的秘密“信使”，那就得刮目相看了。然而，一想到材料上说的事，他心里又慌乱起来。片刻，他努力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摘下老花镜重新坐回沙发，把材料轻轻放到茶几上，十分认真地问，俞处长，这信是从哪儿搞到的？

俞娜轻声说，是祁市长一位在省纪委工作，十分可靠的朋友看到后偷偷复印了一份给他的。

原来这样。那祁哥的意思是……罗大杰“喔”了一声问。

祁市长说，信上写的事出在南头，他怀疑写信的人有可能也在南头，于是想请你帮忙查一查是谁写的。俞娜最终说明了来意。

什么事？罗大杰突然变得一无所知的样子问。

这，就是材料上说的事呀！俞娜见状心里很是诧异，但还是带着笑提醒他。

喔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没事，没事。不就一亩三分地吗？罗大杰轻描淡写地说。

俞娜并不放心地说，可这举报的是他……

罗大杰还是不以为然笑笑说，没事，举报谁都没用。

这事真没有？俞娜惊讶地问。

真没有，全是胡说八道！罗大杰肯定地说。

那写信的人……俞娜又问。

也全是吃饱了撑的。罗大杰说完，一边猛地起身抓过材料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纸。

俞娜慌忙起身拉住罗大杰的手阻止道，罗书记，这，这不能烧！

罗大杰没有挣脱，反倒觉得那只纤手给他的感觉特别好，也就这么几秒钟，那几张纸变成灰烬纷纷落地。这时，罗大杰才慢慢放下手，如释重负地说，俞处长，祁市长交代的事我已处理完毕，你看如何？

俞娜还是心有余悸地说，罗书记，就是没事，我看你也还是帮忙查一下吧。

查什么呀？罗大杰装糊涂地问。

写信的人呀！俞娜想到了祁年旺的交代执意道。

我不是说了嘛，没事的，还查啥？罗大杰喝口水若无其事道。

祁市长怕隔墙有耳，被人小题大作。俞娜加重语气说。

隔墙有耳？他那头固若金汤，还怕什么早已过时的机枪手榴弹？祁哥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谨慎起来了。罗大杰哈哈一笑说。

俞娜还是有点惶惶不安的样子说，万一……

罗大杰又感叹又自信地说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想得太多。这种事我见得多了，还不都是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写我罗大杰的信还少吗？连网上都指名道姓晒我。可又怎样？我现在不是安安稳稳地陪着你俞处长聊天吗？这样吧，既然祁哥有这个要求，我答应帮着查一查，也让你回去好向祁哥交差。

俞娜这才松口气说，罗书记，你真好，我代祁市长谢你了。

罗大杰客气道，谢什么呀，祁哥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别说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就是为普通人维护声誉，我也义不容辞。其实，我这样做也是从祁哥那儿学来的，他才真重感情讲义气呢。只是这次他有点多虑了。行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俞处长，你看这两天怎么安排？

俞娜莞尔一笑说，既然罗书记答应了，我也就放心了不少，下午准

备回去了。有结果你告诉祁市长就行了。

罗大杰忙摆摆手说，不，不行！你是祁市长派来的使者，我是东道主，什么义务都没尽就让你走，叫我以后怎么去见老朋友？听说你去省委组织部还没报到，这段时间不正是休息休息放松放松的最好机会吗？

俞娜想想也是，便爽快地答应道，罗书记，那我就听你的。不过，我跟祁市长汇报一下。说着从坤包里掏出手机。

罗大杰却阻止说，俞处长，你别先忙着汇报。等我安排好了，住下了也不迟啊！

俞娜笑着点了点头。

接着，罗大杰打了个电话。不一会儿，就传来了敲门声。罗大杰走回老板台一本正经地说，进来！

门开了，一位衣着时尚、浑身香气的女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，也不看看屋里有谁，便大大咧咧地问道，罗书记，你找我？

罗大杰没好气地说，你应该问有什么事？

那女人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，对，罗书记，有何吩咐？

罗大杰这才笑了笑说，好了，以后长些记性。来，我给你先介绍一位领导，然后就知道你的任务了。接着，他指指坐在沙发上的俞娜说，这位是省委组织部的俞处长。俞处长，她嘛，叫韩荷花，我们的党委委员、副镇长。

韩荷花这才看到坐着的俞娜，连忙上前握住她的手热情地说，俞处长，您好！欢迎欢迎！边说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两个女人手拉手亲热起来。

罗大杰对韩荷花说，俞处长是头次到南头来，这两天你的任务就是陪好俞处长。先安排在南头宾馆住下，然后四处走走，看看。

韩荷花应允着，高兴地对俞娜说，哎呀，俞处长，我们南头虽是小地方，可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，名胜古迹不少。作为千年古镇，我们正准备申遗呢！

罗大杰摆摆手对韩荷花说，行了，你就留着等会再向领导汇报吧。接着又朝俞娜客气地说，俞处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个会，就不陪你了。说完，他走回办公桌拿起公文包，一副要走的样子。

俞娜赶忙起身告辞，罗书记，太谢谢你了。那我先走一步。

罗大杰盛情邀请说，好吧。晚上我为你接风，一定要来呀！

两人握了握手。突然，俞娜感觉到罗大杰的手指在她手心里轻轻地划了一下。她脸一红，赶紧松开了手。

两个女人又说又笑地出了门。罗大杰并没走，而是给黄志华打了个电话。然后，他坐到老板椅上，想起了心事。

对俞娜的贸然而来，罗大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他先是觉得祁年旺事先招呼也不打，就派个陌生女人来，似乎有点不合常规。可一看她带来的材料，就觉得他这样做还是有道理的。同时，他虽然当着俞娜的面把材料烧了，表现出一副轻松、自信的样子，但总是隐隐约约感到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他十分了解祁年旺的强势作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不会把这种消除有损自己形象的麻烦事交给他罗大杰办的。更何况这件事的起源还在南头，你罗大杰责无旁贷。谁叫你是他的知己、朋友呢？

祁年旺不是东庭人，可他是从东庭走出去的。祁年旺跟罗大杰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，可这小子运气好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祁年旺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正垂头丧气时，县广播站要招通讯报道员，他凭着那支能在纸上生花的笔竟然被录用了，几篇稿子一写，上县报头条的，上市报的，有时还能被省报弄块豆腐干大小的新闻或通讯，一下名声大噪。当时的县委书记见他潇洒英俊一表人才很是喜欢，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这下祁年旺真发了。靠着老丈人这棵大树，他年年进步，年年兴旺。随着他老丈人升任地级市古溪市副市长，没几年又升任市长、市委书记、省人大副主任，祁年旺自然也一路高歌。也就在祁年旺到东庭任县委副书记那年，时任南头镇副镇长的罗大杰跟他熟悉起来，虽有上下之别，但似相见恨晚。两人渐渐成了最铁的朋友。逢年过节，两家必定欢聚；逢会相遇，两人必定小酌。至于是谁请了谁，这对他们并不重要，他们要的是情义和氛围……

黄志华来了，一见罗大杰就急着问，老板，俞娜呢？

罗大杰脸一沉，没好气地说，把门关上。

黄志华赶紧关上门，一脸茫然地望着罗大杰。

罗大杰正色道,你就关心漂亮女人,也不看看人家是哪个门里出来的。我问你,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娘们的?

黄志华抖着手抽出一支烟,勉强点着火,深深吸了一口,才不慌不忙地说,老板,你不是常叫我去祁市长那儿吗?去的次数多了,经常见到她,不就熟了?

看你们那副亲热相,有没有做出格的事?罗大杰严厉地问。

哪敢呀?有贼心也没贼胆啊!黄志华诚惶诚恐地回答。

我再问你,俞娜这次来,事先告诉过你没有?罗大杰盯着黄志华的眼睛问。

黄志华摇摇头说,没有。只是她下了火车,才打电话让我去车站接她的。

罗大杰继续问,在路上她跟你说了什么?

她,她只说了一句话。黄志华吱吱唔唔道。

什么话?

她说,我有事要找你们罗书记,可跟他不熟,你能不能引见一下。我说,那当然。就这些啊!黄志华老老实实地说道。

罗大杰听了,沉吟了一会,我告诉你,这一亩三分地出事了!

黄志华半信半疑道,不会吧?这事是我办的,应该万无一失。

罗大杰无奈地说,没有不透风的墙,还是有人举报了。信都到省纪委了,要不是祁年旺神通广大,我怎么能知道呢?

黄志华立即醒悟过来道,那,那怎么办?

罗大杰向黄志华要过一支烟放在鼻子上闻了闻,又“啪”的一声把烟放到桌子上,眯起小眼说,我在俞娜面前虚晃一枪否定了这事。可她一定要我帮着查是谁写的举报信,说这是祁年旺再三关照的。看得出俞娜并不知情,只是充当信使罢了。可祁年旺心知肚明,有点害怕了。他要查清是谁写的。我分析,他真正的目的是防着远比写信者更重要的人物。所以我想,这个忙一定得帮。查!把写信的人查出来,再想办法把事消了。

黄志华赞同道,对,这个忙不帮就对不起祁哥了。可怎么查呢?

罗大杰胸有成竹地说,这事出在南头,写信的人不会走远。有了这

个范围就好办了。这事你去办,但一定要高度保密,谨慎行事。

黄志华点点头说,行,我一定抓紧去办。

3

南头疗养院选了一个依水傍山的好地方。说是水,其实只是个人工湖,因为有水道连着大运河,再加上平时管理周全,水质清澈透明,碧波荡漾。其形状犹如一柄如意,故称如意湖。一湖碧水里有九曲浮桥伸向水中,尽头置一红柱轩亭。岸边铺出一条条石子路,把绿毯一样的草坪修成不规则的图案。小路蜿蜒伸向不远处的树林,林中有一座造型各异的亭子。说到山,在这里倒是有点名气。这山因形似一虎盘踞状,故得名伏虎山。山高虽不足百米,却起伏逶迤几十里,纵贯三个乡镇。主峰在南头镇这边,山上建有一千年寺院,又传说清乾隆下江南时曾登山远眺古溪平原,并赐寺院御名伏虎寺,伏虎山随即名声大震。伏虎寺香客盈门,青烟不息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更是人潮如海,长龙似的队伍从山下一直游到山顶,尤为壮观。俗话说穷算命,富烧香,伏虎山的香火跟遍地兴起的寺庙经济一样,衬映出国泰民安,万事兴旺。在这几十年的太平日子里,政府对伏虎山投入了大量资金植树造林,整修山道,并采取封山禁伐,从此,满山碧绿,郁郁葱葱。改革开放后,山旁的乡镇纷纷在山下兴建宾馆会所,那一幢幢造型别致、装修考究的别墅式楼堂馆所隐匿在绿荫丛中,成了招商引资、洽谈生意的好去处,也成了官场交往的私密地。县政府前两年出巨资在山下最好的地方建了个疗养院,专供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疗养休息。这里设施齐全,服务周到,但从不对外开放。说不对外,只是指对普通群众,省、市、县领导尤其是那些老领导自然是想来就来。后来有了名气,连北京也有高官慕名而至。县四套班子的头头脑脑隔三差五都会在这里出现。

叶正凡能到这里来疗养,论级别兴许还差一点,可刘树清一个电话就把他的级别提高了。再说,疗养院是个科级单位,院领导是县委管着的干部,组织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来休养也就没了悬念。当叶正凡的